

## 第一回 剑影歌声

落日余霞散绮，晚风吹送轻歌，歌声如怨如慕，如泣如诉，投林倦鸟，也似为这歌声盘旋，在林子上空回翔不下；但这凄婉的歌声，却留不住山谷中一匹绝尘而去的骏马。

马上的骑客是一个丰神俊秀的白衣少年，他何尝不知道后面这个策马追踪的少女是为他而歌，但他还是狠了心肠，纵马狂奔，直到歌声消散，但见空山寂寂，暮霭沉沉之际，这才喟然叹息，朗声吟道：“易水萧萧西风冷，壮士一去不复还！拚死但凭三尺剑，深情唯有负红颜！”勒马回头，后面杳无人迹，他的马是一匹逐电驰风的宝马，这一阵狂奔，早已把那少女隔在几重山外了。

这少年名叫陈玄机，他负了师友的重托，要去刺杀一个在贺兰山中隐姓埋名武功绝顶的高手，休说他对那少女本就无心，即算是有厚意深情，此际此时，也决不能为这歌声所阻。

然而那歌声还是拨动了他的心弦，可惜那少女阻在几重山外，听不到他那一声长叹，看不到他眼角那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
日落风寒，黄昏的景色越来越浓了。陈玄机抬头一看贺兰山的主峰已隐隐在望，心中不由得一阵紧张，立即拨转马头，扬鞭西进。

跑出谷口，登上了一条崎岖的山道，陈玄机心里蜘蹰，他的坐骑虽说是一匹宝马，但在这险陡的山路夜行，强敌又在附近，究竟不能无所顾忌；但若留下来过夜，恐又被那少女追上，多所纠缠。正自拿不定主意，忽听得快马飞驰的急骤蹄声，倏忽之间，便到跟前，看看两匹马头便要撞在一起，前面那匹马的骑客，一个翻身，跳下马背，伸手一拦，陈玄机那匹宝马，一声长嘶，前蹄人立，竟是闯不过去，在这一瞬之间，陈玄机也已跳下马来，但见截着马头的是一个浓眉大眼的粗豪少年，一张面孔冷森森的毫无表情，在黄昏景色之中，更显得阴沉可怖。

陈玄机怔了一怔，拱手说道：“上官兄，幸会幸会。”那粗豪少年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是呀，端的是幸会了。韵兰呢？”陈玄机道：“她在后面，你穿过这个山谷，也许就能见着。”那少年剑眉一扬，脸色越发阴森，道：“那么她是追着你来了？”陈玄机脸上一红，道：“上官兄休得取笑。”那少年勃然大怒，喝道：“谁和你说笑，我只问你，你是要她还是不要？”

陈玄机叫道：“上官兄，这话是打哪里说起？我对韵兰姐姐，从来没有起过异心。”

那少年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你只是对她戏弄，引诱了她，如今又将她撇了？”

陈玄机脸上变色，朗声说道：“上官兄，你把小弟看作何等样人？我对韵兰只有兄弟的情谊，哪谈得上什么戏弄、引诱？”那少年冷笑道：“依你说竟是韵兰引诱你了？”陈玄机眉头一皱，萧韵兰确是纠缠于他，但若依实说来，岂不伤了她少女的令誉。

那复姓上官，双名天野的少年迫上两步，沉声说道：“陈玄机，你给我回去！”陈玄机道：“怎么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你对韵兰赔个不是，发誓从今之后，永不负她！我给你监誓，不许寒盟。”粗豪的话语一变而为异样的凄枪，竟好像是向陈玄机哀求起来了。

陈玄机再退了两步，低声说道：“上官兄，我明白你的心意，你喜欢韵兰姐姐，何苦闷在心头？”上官天野道，“不错，正唯她是我欢喜的人，我

决不能见她伤心，决不能让你将她抛弃！”陈玄机苦笑道：“我但愿做个穿针引线的红娘，却不是弄琴寄简的张君瑞。我衷心诚意祝你们成就美满姻缘。上官兄，你何必多所猜疑，令小弟难堪！”

陈玄机自以为这是掏心剖腹之言，岂知普天之下的单思男子，无不把对方视作不可亵渎的仙女，何况是上官天野这样心高气傲的人，他一听陈玄机的说话，竟似把他尊敬到了极点的人当做一件可以“出让”的货物，已是怒不可抑，更何况陈玄机虽然说得诚恳，在他听来，却认作是“胜利者”的嘲弄。这种单思病患者的微妙心理，陈玄机哪能懂得？

但见上官天野面色一沉，双目倏张，厉声喝道：“陈玄机，废话少说，你回不回去？”陈玄机一望天色，心中烦躁之极，说道：“我兄不谅，弟也无言。但小弟有事在身，但求我兄让路！”话犹未了，但听得霍的一声，上官天野拔出了一对护手钩，大声喝道：“我偏不放过你这无情无义的男子！”

陈玄机哪有心情争斗，心中暗骂：“我有情无情，干卿底事？”上官天野双钩一个盘旋，金光闪闪，迫到面门，喝道：“还不亮剑么？”陈玄机飞身闪过，叫道：“上官兄且慢，听弟一言！”

上官天野冷笑道：“有何废话？尚待多言。”陈玄机道：“吾兄定要赐教，小弟原不敢推辞。只是今日实是有事在身，十日之后，若是到期小弟不来，那就是小弟已被人所杀，不必再劳吾兄贵手了！”

上官天野听他说得奇怪，怔了一怔，随即喝道：“你没有功夫，我就有功夫等你吗？快快动手，胜败立决，免得韵兰来了伤心。”双钩一分，一招“殿翼摩云”，左右合围，陈玄机不得已拔剑相迎，但听得叮当两声，钩剑相交，陈玄机的长剑几乎给他夺出手去。

上官天野哈哈笑道：“韵兰将你的剑法捧上三十三天，原来亦不过如斯！”陈玄机又好气又好笑，心中想道：“你不过想赌一口气，我便让你何妨？”长剑一抖，还了一招，抽空便想钻出。哪知上官天野的吴钩，兼有钩剑之长，一占上风，后着绵绵不断，钩光闪闪，竟把陈玄机的退路全都封住，哪能轻易脱身？

天边的晚霞慢慢消褪，夜色更浓了。忽听得后面蹄声得得，隐隐可闻，陈玄机心道：“此时不闯过去，韵兰一来，那就更麻烦了！”陡的精神一振，长剑一圈，身随剑势，滴溜溜的转了半个圆圈，但见四面八方，剑光飘瞥，上官天野吃了一惊，想道：“怪不得兰妹会喜欢这个臭小子，原来果是有点功夫！”急胜之念一起，双钩霍霍，招数凌厉无前。

马蹄声自远而近，陈玄机反手一剑，将上官天野的双钩迫于一侧，迈前一步，低声喝道：“还不让路！”夜色苍茫中，那匹马已奔出山腰，马上的少女扬声叫道：“玄机，你和谁动手？嗯，什么，是天野吗？你们二人还不赶快给我住手！”

上官天野叫道：“这小子不肯见你，待我擒他给你便是！”陈玄机那一剑已把双钩封到外圈，但上官天野坚不肯退，山路狭窄，不下杀手，将他击倒，实是难以夺路外闯，主意未决，忽听得上官天野之言，心中一动，想道：“我若在韵兰面前将他刺伤，他们的姻缘永无撮合之望了！”

高手比划，只争瞬息之机，哪许犹疑不决，倏然间，忽见钩光一闪，上官天野两柄金钩脱手掷出，“登”的一掌拍下，正中陈玄机胸口要害，便听得陈玄机“哼”了一声，跌出一丈开外。

上官天野这一招本是败中求胜之招，抛钩袭敌，挥掌击人，虽说神妙非

常，但以陈玄机那超卓的武功，估量最多只能将他迫退，挽回面子，万万料不到他竟似不加防备，竟给自己一掌击中胸膛。这刹那间，上官天野也不禁呆了。只听得萧韵兰颤声叫道：“天野，天野，你干什么？你怎能下这个重手。快，快，你还不快把他扶起？”

上官天野定了定神，刚刚迈出脚步，陡听得一声马嘶，一条黑影凌空飞起，上官天野怎也料想不到陈玄机受了重伤，居然还能够飞身上马，但见他反手一拍马臀，随即低呼一声，那声音郁闷之极，似是受伤之后，淤血已塞到喉头，上官天野飞身疾掠，一手抓去，离开马尾三寸，没有抓着，只见陈玄机紧抱马颈，整个身子俯伏在马背上，这匹马是久经训练的战马，被主人一催，放开四蹄疾跑，上官天野一抓没有抓着，这匹马已转过山坳去了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只听得刷的马鞭一响，萧韵兰飞马赶到，一鞭刷下，尖声叫道：“让开！”

上官天野热血上涌，后悔羞渐、妒恨气恼，种种情绪，纠结心头，他这样的为着萧韵兰，萧韵兰竟用马鞭刷他！他想把萧韵兰拉下马来，他想打萧韵兰的耳光，他想抱着萧韵兰痛哭，然而他还是让萧韵兰过去了，而且他还身不由己的追在萧韵兰的马后。

沉沉夜色，山石鳞峒，萧韵兰只顾催马急跑，刚转过山坳，坐骑突然一跃，撞在一块凸出来的山石上，将萧韵兰抛了起来，上官天野大吃一惊，急忙抢上去接，萧韵兰在半空中翻了一个筋斗，落下地来，刚好和上官天野打个照面，只听得萧韵兰“哼”了一声：“你好！”一掌将上官天野推开，俯首一瞧，忽见掌心沾血，原来上官天野在掌击陈玄机之时，碰着了陈玄机的剑锋，他的手臂也给拉开了一道长长的口子。

萧韵兰呆了一呆，抬头一看，只见上官天野失惊无神的倚在一块山石上，脸上满是泪痕，萧韵兰叹了口气，忽地柔声说道：“这么大个人，还流眼泪，不害臊么？让我看看，你伤在哪儿？”轻轻的撕下一片衣襟，替上官天野包扎伤口，上官天野反手一推，手臂举起，软绵绵毫无力气，但觉萧韵兰玉手抚来，竟是无法抗拒，只好转过了头，在心中暗骂自己。

萧韵兰吁了口气，道：“幸好没有伤着骨头。”上官天野冷笑道：“我死了也没有什么打紧！”萧韵兰道：“呀，你们何苦为我厮拚？”

上官天野倏的回过头来，低声说道：“兰妹，你怎么知道我的心？我是，我是……咳，我是为你们好！我那一掌虽然打得不轻，以他的武功，料想也不至于丧命，只要你好，我上官天野粉身碎骨又有何辞！”

萧韵兰叹道：“这个时候你还说这种气话做什么？你那一掌打不死他，但他受了此伤，却怎能逃出别人掌下？”上官天野叫道：“什么？”萧韵兰道：“他要去刺杀一个人，这个人在江湖上绝迹已有二十年了，二十年前已是名震一时，经过了这二十年，武功更是深不可测！”

上官天野怔了一怔，猛然想起陈玄机所说，十日不来，就是被人所杀的话，失声问道：“这人是谁？”萧韵兰道：“你听过云舞阳这个名字么？”上官天野叫道：“什么？是云舞阳！”脸上露出非常奇异的神色，萧韵兰心中纳闷，问道：“你认得他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二十年前，我还是一个三岁孩儿，怎能认得他？你说，他为什么要刺杀这个云舞阳？”

萧韵兰道：“说来话长。现在是洪武几年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今年是洪武十三年，你怎能不知？”萧韵兰道：“我自然知道，可是有一班孤臣孽子，直到如今还不肯用洪武纪年。”上官天野道：“那大约只有陈友谅和张士诚

的旧部了。”萧韵兰道：“不错。咱们虽然出世得晚，但也听父兄说过，当年和洪武爷争天下最激烈的就是这两个人。他们都曾建立国号，一个号称大汉，一个号称大周。”

上官天野道：“这与陈玄机要去刺杀云舞阳又有什么相干？”萧韵兰道：“张士诚当年有几个天下闻名的武林奇士扶助他，你可知道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头一个是彭和尚，俗家名字叫彭莹玉，听说内功之深，天下无匹。”萧韵兰道：“不错。还有呢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第二个是石天铎，听说他曾凭着一双铁掌，打遍中原。”

萧韵兰道：“还有呢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上一代武林名手，我哪里记得这么多？”眼睛一，似是想说什么却又忍着。萧韵兰道：“第三个就是这个云舞阳！”看上官天野，只见上官天野木然毫无表情。看那情形，他似乎早已知道，却偏要萧韵兰先说出来。

萧韵兰道：“张士诚在二十年前与洪武爷在长江决战，兵败被擒，当日就被沉尸长江。可是他的部下逃出的不在少数，他的儿子听说也给石天铎救出去了。这十多年来张士诚的部下都隐姓埋名，图谋再起。陈玄机的身世从来没有对我提过，可是我知道他的先人也是张士诚的部下。”上官天野道：“如此说来，陈玄机理该尊称云舞阳一声世伯，何故还要去刺杀他？”萧韵兰道：“听说云舞阳叛主求荣，陈玄机负了师友的重托，非把他刺杀不可！其中详情，我也不知。”

上官天野哈哈大笑，道：“云舞阳若真为了这个原因而给刺死，谅他死了也不心服！”萧韵兰道：“怎样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云舞阳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那次长江之战中战死的，他岂肯反过来扶助当今皇上？”萧韵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云舞阳的第二个妻子就是我的师姑。”萧韵兰大为奇怪，叫道：“怎么？你原来是武当门下？怎么从不见你提起，也从未见你露过一手武当剑法？”夜色苍茫中但见上官天野双目炯炯，嘴唇开阖，却没有说出话来。

云舞阳的续弦妻室，乃是三十年前号称天下第一剑客的武当派掌门人牟独逸的女儿，上官天野称她做师姑，那么牟独逸自然是他的师祖了。

可是萧韵兰结识上官天野多年，却从未见他露过一手武当的剑法，而今忽地听他提起，心中疑惑之极，只见上官天野欲说还休，过了半晌，这才苦笑：“我只学到一点武当剑法的皮毛，怎敢在人前炫耀，不怕辱没师门么？”

萧韵兰何等聪明，一见他这言语神情，便知道他定是有难言之隐，心中想道：“上官天野素来是对我无话不说，何以这件事情却要瞒我？这又不是什么值得隐瞒的事情。”但觉事情出乎常理之外，怎样也猜想不透，虽然不便再问，心上的疑云却是越来越重了。

夜色更浓，山间明月冉冉升起，萧韵兰叹口气道：“玄机受了重伤，在这荒山静夜，谁人给他看护？”月光之下，忽见上官天野面色惨白，两只又大又圆的眼睛，却是红丝密布，好似要出血出来，萧韵兰打了一个寒噤，低声说道：“我不是怪你，我只是担心玄机。”上官天野忽道：“你刚才说玄机要去行刺云舞阳，云舞阳究竟在那儿？”萧韵兰道：“听说就在前面的贺兰山中。”

这说话刚刚出口，只见上官天野一跃而起，叫道：“兰妹放心，我若不把玄机找到，永不回来！”眨眼之间，攀上山峰，捷若猿猴，背影消失在黑夜密林之中，萧韵兰要追也追不上了。

冷月空山，凄凄寂寂，萧韵兰徘徊顾影，一片茫然，陈玄机走了，上官天野又走了，偌大的山中，只剩下自己的影子，她的马也已跌死了，这山谷静得怕人！

凭借月光，还依稀分别得出前面的马蹄痕迹，这是陈玄机所留下的征尘马迹，萧韵兰叫道：“玄机！玄机！你在哪儿？等等我呀！”她明知陈玄机的马是一匹宝马，这时已不知跑至何方，然而她还是循着蹄痕马迹，作着毫无希望的追踪寻觅。

陈玄机这时却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所在，他被上官天野那一掌打得着实不轻，又挣扎上马，上路奔驰，但觉胸脯闭塞，脑痛欲裂，渐渐神智昏迷，脑海中泛出许多幻影；他忆起了师友给他置酒饯行，那“满座衣冠似雪”的情景；他耳边响起了萧韵兰那凄婉的歌声，似乎她一直就在自己的背后。

他在心中叫道：“我不能死，我不能死！”陡然间，忽听得马儿一声嘶鸣，自己好像给抛上了万丈云端，又向着无底的深渊飞坠，突然感到异样的寒冷。原来是他的马一个失蹄，将他抛落山涧中了。

昏迷中好似有一个少女的玉手轻轻的摸抚他的胸膛，这是萧韵兰吗？他不知道！他想睁开眼睛，然而力不从心，只觉在寒冷之中，心头升起一股暖意，非常舒适，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！

## 第二回 轻怜蜜爱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陈玄机好似从一个恶梦中醒来。万里飞骑，荒山夜斗，前尘历历，泛上心来。陈玄机翻了个身，心中奇怪之极：“咦，我在哪儿？上官天野呢？萧韵兰呢？我的乌雉马呢？这是什么地方？”

炫目的朝阳从琉璃窗格透入，微风轻拂，缕缕幽香，沁人脾腑。陈玄机精神一爽，霍地坐了起来，忽地失声叫道：“我怎么回到家了？”

这真是不可思议之事！他揉揉眼睛，咬咬手指，这不是梦呀！他明明记得自己已来到了贺兰山下，和自己的家乡相距万里，难道自己一睡百天，在梦中被人搬回了故乡？

难道是世上竟有仙人，施展了长房缩地之术？在一夜之间将自己从贺兰山下带回了川北的故家？

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呀，然而这又不是梦！一排向南开的窗户，窗户上的琉璃窗格，窗子外的梅影横斜，屋中间书橱的位置，这明明是自己的书房！

房外面传来了脚步声，陈玄机挣扎着走下床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娘！”忽听得“噗嗤”一笑，一个少女揭帘而入，眉弯新月，嘴绽樱桃，在朝阳渲染之下，脸蛋儿红扑扑的，更显得明艳照人，而又有几分稚气，顿时把陈玄机看得呆了。

只听得那少女笑道：“好啦，能起床了，怎么，很想家吗？”陈玄机怔了一怔，心中奇道：“咦，这里不是我的家！”那少女缓缓行来，吹气如兰，一笑说道：“看你带着宝剑，骑着骏马，却原来是个大孩子，一醒来就要叫娘！”陈玄机道：“姑娘贵姓，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？”

那少女笑道：“我也正要问你呢！你怎么给人打伤成这个样子，要不是我家藏有少阳小还丹，只怕你这伤最少修养半年。”陈玄机忙道：“多谢姑娘救命之恩，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？”那少女格格一笑，道：“这是我的家呀。你嫌这地方不好么？”

陈玄机睁大眼睛，再看一看，墙壁上挂有一幅长江秋夜图，江上明月高悬、江面战船三五，后面城廓临江，气魄甚大，画面上题有一首诗道：“谁把苏杭曲子讴，荷花十里桂三秋，谁知卉木无情物，牵动长江万古愁！”壁上还挂有一把形式奇古的宝剑，这两样东西，都是自己的书房没有的。再仔细分别，这房间的摆设，也有一些与自己的书房不同。然而那琉璃窗户，窗外梅枝，却又是何其相似！

那少女见陈玄机如痴似傻，抿嘴笑道：“怎么？”陈玄机道：“这房间雅致极了，为何开了这一排窗户？”要知古时的大屋，窗户都开得很小，用北京的翡翠琉璃做窗格子的，更是除了江南之外，别处少见。那少女见陈玄机刚醒转就问这个房间。颇为奇怪，微笑说道：“这是我爹爹布置的。”

陈玄机扶着墙壁，缓缓走近窗前，庭院里的几枝腊梅正在盛开，幽香淡雅，中人如酒。陈玄机悠然神往，轻声说道：“窗开迎晓日，帘卷揖清芬。有这满院梅花，自该开这一排窗户。”

那少女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咦，你的心思竟与我的爹爹一般。我爹爹也是这样说，多开窗户，让阳光通透，花香满室，可以令人心神舒畅。”

陈玄机心中奇怪之极，道：“这不是我的心思，这……”那少女道：“怎么样？”陈玄机停了一停，有点不好意思的说道：“我的书房和你这间房子

也差不多一样，那是我娘布置的。”那少女不胜羡慕的说道：“你有这样个好母亲，真是福气。”陈玄机自小与母亲相依为命，听那少女称赞自己的母亲，甚是高兴，微笑说道：“我的武功也是母亲教的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可惜我的妈妈长年躲在屋子里，一年难得有几日见着阳光。”陈玄机道：“呵！原来伯母在里面，我还未拜见她呢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我妈妈身子不好，一年到头在屋子里养病，她连大门也懒出，更不用说见客人了。”陈玄机见她眉头深锁，甚觉抱歉。幸喜那少女过了一阵又展开笑靥说道：“原来你的武功是你母亲教的，那么你的父亲呢？”陈玄机黯然说道：“我爹爹在我出世之前，早已死了！”那少女“呵呀”一声，登时不再言语。

陈玄机越想越觉得这儿透着古怪，禁不住又问道：“我叫陈玄机，请问姑娘贵姓，令尊大人在家吗？”那少女又是“噗嗤”一笑道：“我又不图你什么报答，你何必絮絮不休的盘根问柢？”陈玄机面上一红，要知江湖上本多避忌，向一个陌生的少女盘问姓名更是稀有之事，他为了好奇，问了出来，却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钉子。

那少女抬头一看日光，说道：“你已沉睡了一天一夜，这时候肚子大概也饿了，你且等一会儿。”一笑揭帘，翩然而出，到了门口，却忽地回头，低声说道：“告诉你吧，我姓云。”

陈玄机心中一凛，这少女竟是姓云！难道，难道……心中又自行解道：“天下姓云的人不少，哪能有这般凑巧的事儿？”

虽然自行开解，心头仍是郁闷不安，试着挥拳踢足，只觉体力已恢复了几成，心中想道：“上官天野那一掌打得着实不轻，这少女的丹药竟如此灵效，想来定是武林世家。”一抬头见壁上挂着的那把形式奇古的宝剑，忍不住将它摘了下来，拔剑出鞘，但见剑身隐隐透着一层青光，陈玄机自是识货的行家，一看便知道这是世上罕见的神物利器，不禁呆了，心中想道：“这位云姑娘居然如此信赖于我。宝剑悬在此间，不怕我把它偷去！”低头一瞧，剑柄上刻有两个奇形怪状的古代文字，这一瞧更令得陈玄机如坠入五里雾中！

剑柄上那两个古字乃是“钟鼎文”，陈玄机本来不认识钟鼎文，但这两个字却在他外祖父的诗集里见过，他母亲告诉他这两个字念做“昆吾”，乃是一把古代宝剑的名字。

陈玄机的外祖父没有儿子，所以陈玄机出生之后，就作为“姑子归宗”，改依母姓，承继陈家的香火。他外祖父名叫陈定方，是元末一位出名的诗人，文武全才，号称武林双绝，他的诗集里便有一首是咏这昆吾室剑的，诗道：“传家愧我无珠玉，剑匣诗囊珍重存。但愿人间留侠气，不教狐鼠敢相侵。”看这诗意，似乎这把昆吾宝剑，乃是外祖父的家传宝物，但问他母亲，他母亲却说没有见过，不过她母亲回答他的问话时，却有点支支吾吾，而且脸上还似乎露出悲伤的神色。这事情陈玄机自解事以来便一直闷在心头。

不想如今却在这个古怪的地方见了这把宝剑！这是外祖父那把家传宝剑吗？还是屋主人从别处得来的？正在沉思，忽听得外面脚步声响，陈玄机慌忙把宝剑挂回墙上。只见那少女捧着一个托盘，盘中有一锅热粥，还有两式小菜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刚刚伤愈，喝一点稀饭吧。咦，你在想些什么？”顺着陈玄机的眼光瞧去，忽地笑道：“原来你是看上了我这把宝剑。”

陈玄机面红耳热，尴尬笑道：“我瞧这把剑有点奇怪。”那少女道：“怎

么？”陈玄机道：“这似乎是一把古代的宝剑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不错，我爹爹说是战国时候练剑师欧冶子留下来的宝物呢，你倒好眼力。”

陈玄机道：“这把剑是姑娘家传的宝物吗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当然是我家的东西，要不然怎会挂在这里，我爸爸才宝贝它呢，平时别人摸一摸他都不许，还是我上个月十八岁生日那一天，他才肯传给我的。”说了之后，忽然面上一红，似乎后悔叫陈玄机知道了她少女的年龄。

陈玄机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云姑娘一定是会家子了。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什么会家子？我爹爹说，我还未学到他的三成呢！”陈玄机见那少女天真烂漫，大胆说道：“姑娘太客气了。可以让我开开眼界么？”那少女笑道：“你武功胜我十倍，我怎敢在方家面前献丑？”陈玄机道：“你几时见过我的武功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你受了重伤，居然一日一夜便复原了。虽说是少阳小还丹之功，但若没有深湛的内功根柢，哪里能够这么快复元？看来你与我的爹爹只怕也差不多。可惜他出门去了，要不然你倒可与他谈论谈论。”

陈玄机道：“我虽无缘拜见令尊，听姑娘的说话，也知令尊大人是武学名家，越发要请姑娘不吝赐教了。”那少女不好意思的笑道：“我没有见过世面，所以只知道自己的父亲，夸赞自家，教你见笑了。也罢，我没有好菜给你送粥，就给你舞一会剑吧，你可要不吝指教啊！”

陈玄机喜道：“古人说读汉书可浮大白，我而今得看姑娘舞剑，那更是羨煞古人的了。”那少女道：“你真会说话。”盈盈一笑，柳腰一折，挽了一个剑花，轻轻刺出，倏然间但见剑光满室，凉气沁人。

陈玄机吃了一惊，这宝剑固然罕见，剑法更是骇人，看她漫不经意的随手挥洒，每一招都藏着极精微的变化，妙到毫巅，舞到急处，那少女就似陡然间幻出了无数化身，剑光四射，端的如水银泻地，花雨缤纷。陈玄机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自忖：师友们都说自己的剑术已经学成，若和这个少女比剑，只怕还未必能够胜她。

陈玄机虽然年轻，对武林中各著名的剑派，却都熟悉，竟看不出这少女的宗派来，但觉身法步法，与武当派有些相似，但出手的奇妙迅捷，却远胜于自己曾见过的武当剑法了。忽听得那少女在剑光缭绕中曼声歌道：

“渺空烟，四远是何年，青天坠长星！幻苍岩云树，名娃金屋，残霸宫城。箭劲酸风射眼，剑水染花腥。时韧双鸳响，廊叶秋声。宫里吴王沉醉，倩五湖倦客，独钓醒醒。问苍波无语，华发奈山青。水涵空阁凭高处，送乱鸦斜日落渔汀。连呼酒，上琴台去，秋与云平。”

剑影歌声，两皆妙绝，陈玄机不禁听得痴了。心中想道：“这阕八声甘州似是感咏史事，又似悲歌身世，词中‘宫里吴王沉醉’是指战国时的吴王夫差呢，还是指曾与朱元璋争夺天下，曾在苏州称帝的张士诚呢？”再一看壁上挂着的长江秋月图，心中一动，一句话快到口边又吞回去了。

那少女剑光一收，微微笑道：“梦窗词人云如七宝楼台，拆下来不成片段。这一阕八声甘州却尚有意境。”陈玄机面上一红，自愧诗词读得太少，原来这是南宋词人吴文英的词，但心中仍是想道：“吴梦窗在词家之中，不算鼎鼎有名，这位云姑娘偏拣他这首词来唱，而又暗含近世的史事，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？若是有心用词试我，那也算得是聪明绝顶的了。”

陈玄机极力按捺，面上不露丝毫神色，只听得那少女又格格笑道：“我舞剑给你送粥，你却连筷子也未曾一动。”

陈玄机笑道：“姑娘剑术妙绝天下，我看得忘其所为了。”低下头来，

拿起筷子，但见盘中两碟小菜，一荤一素，荤的松香薰肉，这是一味四川精美的家常小菜，把肥瘦各半的五花肉，用松枝来薰的；另一样素菜乃是泡菜，也是四川著名的家常小菜，贺兰山远在宁夏，与四川相距数千里之遥，在此地吃到四川的家常小菜已是一奇，更奇的是这两味小菜竟是自己自幼最爱吃的东西。陈玄机不禁又怔着了。

那少女笑道：“怎么，嫌菜不好么？”陈玄机每样挟了一箸，女脸泛红潮，道：“这是我做的，怎么你又想起母亲来了。快吃吧，粥要凉啦！”小米粥碧绿甘香，配上这两味家乡风味的小菜，陈玄机不禁食欲大动，一连吃了三碗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在山涧中浸了许久，而今初愈，再喝一杯酒益气行血吧。”在镂花的银壶中倒了满满的一盏美酒，酒色也是碧绿可爱，香气诱人，陈玄机不善饮酒，却仰起脖子，一饮而尽，笑道：“这样美酒，醉死了亦自心甘！”

那少女忽地掩口而笑，陈玄机突觉有些异样，跳起来道：“你，你，你这是什么？”但觉四肢绵软，睡意袭人，打了一个呵欠，舌头也有点硬了。那少女轻轻一推，陈玄机“咕咚”一声倒在床上，睡眼朦胧中，但觉那少女的脚步声离开了房间，隐约还听得她格格笑道：“你思虑太多，给我好好的睡一个大觉。”

这一觉直睡到黄昏之后，陈玄机一醒过来，疑幻疑梦，但见梅梢月上，室内炉香袅袅，床头的茶几上早放了一壶热茶，自己仍然是在这古怪的房间。陈玄机试一运气，但觉毫无阻滞，精神体力，比日间又恢复了几分。这才恍然大悟，心中感激，想道：“原来这位云姑娘竟精于医道，看出我心有所思，怕碍了我的复原。故此给我喝了这一盏药酒，灵丹妙药，不过如斯，咳，我还疑心它是毒酒，真是大大的不该。”

房间外又传来了脚步声，陈玄机只道是那少女来了，正待起身迎接，忽听得那脚步声不止一人，陈玄机往外一瞧，但见琉璃窗格上映出两个高大的影子，其中一人笑道：“舞阳兄，你这里真似神仙洞府，怪不得你隐居十多年足不下山。我辈碌碌风尘，比起老兄，雅俗是不可道里计了。”

这人的话语说得极轻，但听在陈玄机的耳中，却似焦雷盖顶。原来外面的两个人之中，有一个竟然就是自己所要刺杀的云舞阳，敢情这里就是云舞阳的家！

但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十余年来小弟毫无寸进，怎但听得一个苍老的声音说道：“十余年来小弟毫无寸进，怎比得起吾兄扶助明主，屡建奇功？”陈玄机心头一沉，听这话语，云舞阳果然是背叛故主，和朝廷的显贵勾搭了，只不知这来者却是何人？

窗外灯光一闪，那少女提着灯笼迎了出来，叫道：“爹，你回来啦！”云舞阳道：“唔，回得晚了。这位是罗伯伯，锦衣卫总指挥罗金峰罗大人！”那少女似是不懂锦衣卫到底是什么，淡淡的福了一福。陈玄机可是心中打鼓，原来这人竟是朱元璋手下的第一高手，当年长江之战，张士诚就是给他亲手擒获的。因为建此奇功，所以才做到专门逮捕犯人的锦衣卫总指挥，这霎那间陈玄机但觉血脉债张，愤怒中却又有些惶恐！

陈玄机受了师友重托，决意前来行刺云舞阳的时候，本就知道他的武功高强，并不打算活着回去，今日见了她女儿的剑法，更是吃惊，原来云舞阳武功之强，比自己想像的，还要超出不知几倍？何况他还和大内的第一高手同来，只怕就是拚了性命，也未必行刺得成了。

但令陈玄机内心颤栗，惶恐不安的，还并不是为了害怕云舞阳武功的高强，而是，呀，他竟是那个姑娘的父亲！那个救了自己性命，而又是那样天真烂漫，甜蜜可爱的姑娘的父亲！

迷茫中忽听得云舞阳问道：“谁在这书房里面？”这一问登时把陈玄机吓得跳了起来，急忙抓起了压在枕头下面的长剑。但听得那个少女的声音答道：“是一个受了重伤的少年，跌在山涧之中，无人料理，是女儿将他带回来了。”云舞阳说道：“是什么样的少年，怎么受的伤？”那少女道：“他睡了一天一夜，今早刚刚醒转。女儿还未及向他多问。”云舞阳道：“素素，你真多事！”陈玄机这才知道这个少女叫云素素，心道：“好一个漂亮的名字。”

但听得云素素好像受了无限委屈的叫起来道：“爹爹，你平日不是常和我说行侠仗义的事么？眼见一个陌生的异乡客人，受了重伤，也不管么？”云舞阳道：“也不必将他安置在书房里呀。”云素素道：“妈妈怕糟，难道将他安置在内进里房么？”

云舞阳道：“受的是什么伤？”云素素道：“好像是内家掌力的重伤。”云舞阳道：“怎么只一天一夜就会好了？”云素素道：“是女儿将三颗少阳小还丹给他吃了。今朝醒来之后，女儿又将父亲酿的九天琼花回阳酒给他喝了一盏，只怕如今还睡着未醒呢！”云舞阳道：“什么，那小还丹是我向归藏大师再三求来的，一共才讨了六粒，你一下子就给我送了一半；那九天琼花回阳酒，也是花了五年功夫，才采齐配料酿出来的，你知道么？”

云素素道：“女儿知道。爹，你怪我啦？”那副撒娇的神气，陈玄机虽是只听其声，亦可想像得出。不由得心头一荡，更增惶恐，暗自想道：“我与她素不相识，她竟然如此待我！”世间真有料想不到之事，萧韵兰对他热情如火，他从未动心，如今虽然只是和云素素才见一面，却已被她的柔情所困扰了！

只听得云舞阳笑道：“待他明日醒来，我倒要与他谈论谈论，考察他的武功人品，看是否值得给他这三颗小还丹。”一般人喝了九天琼花回阳酒之后，总得睡一天一夜，是以云舞阳有“待他明日醒来”之语，岂知陈玄机内功深湛，服了小还丹之后，伤势又好了一半，只睡了一天，就醒来了。

陈玄机心中忐忑不安，这一晚是乘机将他刺杀了呢？还是乘夜逃走了呢？心中兀自拿不定主意。

只听得云舞阳问道：“你娘这几天怎么样？”云素素道：“还不是老样子。”云舞阳道：“我留给她的方子，你每天给她煲了药茶么？”云素素道：“娘说这药吃了也是那么样，头两天还喝半碗，后来就叫我不煎了。爹，娘的病为什么总医不好？”罗金峰道：“嫂子身子不舒服么？”云舞阳道：“也不是什么大病，就是常常闹头痛，不喜欢走动。嗯，素素，你进去说给你娘听，说我明早再去看她。”

陈玄机事母最孝，听了云舞阳这话，只觉有点刺耳，心中想道：“妻子有病，丈夫归家，却不先去看她，岂非有点不近人情？听武林前辈说，这云舞阳的妻子乃是武当派老掌门牟独逸的女儿，十多年前，云舞阳叛故主的痕迹未露，武林中人都还羡慕他们是一对难得的风尘侠侣呢！岂知他们夫妻之情竟是如此冷漠，这位云太太也奇怪，虽说身子不适，不喜走动，但既然不是病到不能起床，何以丈夫回家了也不出来。”

云素素应了一声，蹑着脚步，轻轻走出，但见琉璃窗上，人影一闪，陈

玄机急忙装睡，暗中合眼偷窥，只见云素素那张俏脸，贴在琉璃窗上，月夜幽庭，横斜梅影，美女一人，临窗窥睡，这情景真是高手画师也画不出来，陈玄机忍着神飘意荡，但听得云素素在窗外轻轻一笑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小乖乖，好好睡吧，你这样想家，在梦中去见你的母亲吧。我也要去伺候母亲啦。”陈玄机听她叫自己做“小乖乖”，哑然失笑，但心中却是充满无限柔情，听得云素素的脚步声渐远渐隐，几乎想将她唤住。

但云舞阳的一句话却将他在如梦如醉中唤醒过来。只听得云舞阳说道：“罗兄不在京中纳福，惠临山庄，敢是当今圣上有何差遣么？”罗金峰道：“吾兄善体主心，小弟自当明说。想当今圣上与张士诚原是八拜之交，只可惜张士诚不肯归顺，天无二日，民无二主，圣上不得已将他赐死，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；不想张士诚部属，却有多人不服，如今天下已定，洪武开基也已十有三年，他们还在草泽之中，伺机待起，这岂不是太不识时务了么？”

云舞阳道：“是呀，为一家一姓，争夺江山，苦害黎民，这又何必？所以我看得透了，这才甘愿老死荒山。”陈玄机心头一震，想道：“为一家一姓，争夺江山，苦害黎民，这又何必？”这种话，从未有人向他说过，只觉云舞阳说的也未尝没有道理，心中再想道：“只要云舞阳真是甘心老死荒山，我又何必要行刺他？”

只听得罗金峰笑道：“吾兄明达过人，小弟佩服。只是那些人既然与圣上作对，祸胎未除，圣上岂能安心。吾兄武功绝世，俗语云：豹死留皮，人死留名，吾兄甘老荒山，这不太可惜了么？”

云舞阳道：“武功绝世的称誉，只有罗兄可以受之无愧，小弟哪里敢当？圣上有吾兄辅佐，何须用到小弟庸劣之才？”罗金峰哈哈笑道：“云兄此言，太见外了。只因朝上无人，小弟才敢滥竽充数；这锦衣卫总指挥之职，小弟只是暂代，等候老兄出山的。”

云舞阳道：“罗兄尽是往小弟脸上贴金，更教小弟愧煞了。小弟能做些什么？”

罗金峰道：“想张士诚的部属，十九都是云兄旧交，圣上想请云兄去劝劝他们。”云舞阳道：“若是他们不肯听呢？”罗金峰笑道：“老兄是明白人，何须小弟多说？老兄若是碍于故旧之情，不愿动手，只请老兄将他们的踪迹告知小弟，功劳当然还算是老兄的。”

陈玄机心头震栗，过一阵，只听得云舞阳缓缓说道：“我隐居多年，对他们行止也并不是尽都清楚，这样吧，请吾兄以三月为期，三月之后，请再惠临山庄，小弟自当有以覆命。”言下之意，他在这三个月中，便可将张士诚旧部的行藏查个清楚，准备换个高官厚爵了。陈玄机不禁怒气又生，心中想道：“即算你不赞同为一家一姓争夺江山，置身事外，也还罢了。你若暗中告密，那可害了多少英雄！”

罗金峰哈哈笑道：“三月之后，小弟准定依时到访。此地我不便久留，告辞了。”但听得云舞阳将他送出门口，又折回庭院，吟声清越，激昂慷慨之中又似含有难以名说的哀伤，陈玄机怔了一怔，细细琢磨，却是不解诗中之意。

忽听那角门“呀”的一声被人推开，脚步声自外走入，陈玄机奇道：“怎么那罗金峰又回来了。”抬起头来，往窗外一瞧，这刹那间，陈玄机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个从外面走进来的人竟然是上官天野！

云舞阳也似有些惊诧，但他究是武学大师的身份，看了上官天野一眼，

不动声色，淡淡问道：“尊驾何人？何以深夜到此？”上官天野沉声说道：“牟一粟遣弟子上官天野问候云老前辈！”云舞阳面色一变，忽地冷笑道：“尊驾年纪轻轻，怎么便学会了说谎，牟一粟不是今年八月才故世的么？”

这牟一粟乃是牟独逸的侄儿，继牟独逸之后，担任武当派的掌门，陈玄机听了，不禁大为惊奇，心道：“原来上官天野竟是武当派的嫡传弟子，怎的从不见他提起？这云舞阳住在深山，消息也真灵通，连我也不知道牟一粟已经去世。”

只听上官天野冷冷说道：“不错，正因家师故世，所以小辈才敢领受遗命前来。不知师姑是否尚健在人间，可否容小辈拜见？”

云舞阳冷笑道：“内子与外家早已断绝来往，不劳你来探访。再说若是牟家有心，牟一粟生前何以不来？”上官天野也冷笑道：“云老前辈，你这是明知故问，先师顾念兄妹之情，不愿前来讨回剑谱，但那终是武当派之物，岂可永存外人之手，老前辈借去了二十年，想来也早已背熟了。”

云舞阳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原来牟一粟的遗命，是叫你做掌门么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天野不才，承先师厚爱，不敢推辞，但待取回剑谱，便到武当山领受衣钵。”

云舞阳又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除你之外，还有谁知道剑谱在我手中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我也只是三月之前，才知悉家师的遗命。先师为了顾念亲戚的面子，这事包藏了将近二十年，也总算对得起云老前辈了。”云舞阳冷笑道：“这剑谱虽是牟家之物，却不是武当派的东西，你可知道，你师父也没有见过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不错，那是师祖得了达摩古谱之后，所创出来的剑法，但师祖是武当掌门，那路剑法也采合了武当的剑法，师祖的原意本来就是传给武当弟子的。”

云舞阳冷笑道：“你听过师祖的话么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云老前辈，你在武林中也算得个顶尖儿的人物，怎说出这样撒赖的话来？难道当这是死无对证么？”云舞阳面上一红，道：“你若有我岳父独逸老人的遗书前来索取，或许我还能给你。那是牟家之物，我岳父没有儿子，即算是一粟在生，也不能与我争论。”

上官天野纵声大笑，说道：“原来二十年前，就已名震天下的云舞阳，竟是这般无赖！”云舞阳老羞成怒，冷笑道：“你师父到此，也不敢如此无礼，你是什么东西，敢在我面前放肆？”

上官天野道：“我本来就不打算活着回去，但只怕我死讯传出之后，武当山的智圆长老便会拆开我的遗书，那时武当门下，都会知道其中缘故。武当派也许不足令你震惧，天下武林的公断，只怕云老前辈你也受不起呵！”

云舞阳心中一震，仍是不肯在上官天野面前示弱，又“哼”了一声道：“云某一生，从不受人威胁，我若非见你年纪轻轻，造就不易，早已把你毙了，哼，你是当真想要那本剑谱么？”这说话外刚内柔，陈玄机只道上官天野定然趁势坚决，哪料上官天野口风一变，忽然说道：“我早知道你耍独霸天下，成为武林的第一剑客，那剑谱岂肯轻易交还？”这说话正打中云舞阳心坎，还谱之意，倏的打消，冷笑道：“你既然知道，还来这里做什么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你要不还剑谱，那也可以，但得给我放回一个人！我出去之后，绝不会将剑谱之事，向任何人提起一句！”提起一句！”

云舞阳听了，大为惊诧，想不到上官天野竟肯用剑谱来交换一个人，而且还要牺牲了掌门的地位。什么人值得他如此关心，想了一想，不觉面色变

了！

云舞阳眼睛一睁，“哼”一声，不怒而威，冷冷说道：“你给我说，是什么人？若有半句无礼之言，教你立毙掌下！”原来云舞阳怀有心病：莫非是牟家的族人叫他来接回师姑，莫非是他看上了我的女儿，因此提出了要将剑谱与她交换？

哪知他所料的完全不对，只见上官天野虽然为他的精神所吓，愕然的退了一步，却并无惧意，仍是镇定的答道：“请你把陈玄机放出来！”

云舞阳诧异道，“什么？谁是陈玄机？”上官天野道：“你还作什么假惺惺，他的马还在你的门外。纵然他与你作对，难道以你的身分威名，也好意思向一个受了重伤的人下手？”

云舞阳疑心大起，猛的醒起：“这个陈玄机莫非就是素素救回来，现在躺在我书房里的那个少年，我连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过，他为了什么事情要与我作对？”

上官天野道：“如何？一部武林秘笈换一个病人，对你绝不吃亏！”云舞阳双眼一张，眸子精光电射，打量着上官天野道：“这陈玄机是什么人？你何以肯舍了剑谱、舍了掌门，求我放他回去？”

上官天野哪里知道云舞阳根本还没有见过陈玄机，听了此言，又是一愕：怎么他还未知道陈玄机的身份？在云舞阳眼光注射之下，朗声说道：“因为他是我打伤的，若然他有什么不测，或者是因受了伤无法敌你，给你治死，教我有何面目以对武林中人？”

陈玄机在书房中听了，大为感动。云舞阳听了，却是越发糊涂，哈哈笑道：“云某一生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奇怪的事情，也可算得是个英雄了！”

上官天野道：“不敢。我不但是舍了掌门，而且是舍了性命来的。”云舞阳道：“好，那就将你的性命交出来！”蓦然双指一弹，挖到了上官天野的面门，上官天野做梦也料不到他会在说话之间突然发动，心中一凛，但见云舞阳出指如电，指尖已触到了他的眼帘，只要轻轻一挖，上官天野的两颗眼珠就要脱眶飞出！

上官天野无暇思量，拚着瞎了眼睛，“砰”的一掌打出，两人对面而立，相距不到三尺之地，按说上官天野的眼珠非给挖掉，而云舞阳也非给打中不可，哪知一掌打出，倏然间却不见了云舞阳的身影，但听得“砰”的一声，这一掌却打在老梅树上，满树梅花，纷落如雨，两枝梅枝也折了，而上官天野的两颗眼珠，也仍是毫无伤损。上官天野怔了一怔，急忙撒掌回身，但听得云舞阳在他耳边笑道：“不错，果然是武当派的嫡传手法，再试我这一招！”

上官天野惊魂未定，但觉云舞阳冰冷的手指又已触到了他的面颊，急忙一个盘龙绕步，双掌齐推，这一招名为“盘龙双撞掌”，正是武当掌法的精华所在，上官天野拚死发掌，掌力何止千斤，突然间，但觉掌心所触之处，软绵绵轻如无物，这千斤掌力，竟然给云舞阳轻描淡写的一举卸开，上官天野这一惊非同小可，刚想退步抽身，胁下的章门穴已给云舞阳一指封闭，“咕咚”一声，倒在地上。

这几下迅如电光石火，但在陈玄机眼中，却已瞧得明明白白；云舞阳不但是轻功绝顶，剑法惊人，而且还练成了武林罕见的一指禅功，陈玄机吸了一口凉气，心中说道：“想不到今晚就是我毙命之期！”拾起长剑，便待开门出来与云舞阳拚命。他虽然明知本身的武功与云舞阳差得太远，但上官天野既是为他而来，他又焉能舍了上官天野独自逃走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忽听得云素素的脚步声又走了出来，远远说道：“爹，什么事情？”

云舞阳道：“没什么，一个小偷乱闯进来，给我拿住了。”云素素格格笑道：“竟有这样的笨小偷会闯到咱们家来，那他真活该了！”眼光一瞥，见上官天野气宇非凡，虽然给闭了穴道，不能说话，眼睛中却是露出愤怒神色，毫无瑟缩不安之态，不类小偷，心中大奇，正待发问，眼光一触，忽觉父亲的脸色也是极为诧异，蓦然颤声说道：“素素，你手上拿的是什么？”

云素素手上拿着的乃是两件衣服，一件外衣，一件内衣，都是他在陈玄机昏迷之时，替他换下来的。洗掉血污，晾干之后，现在正准备偷偷送回他的房间，给父亲一问，不觉红了双颊，低垂粉颈，轻声说道：“是那个人的。”

云舞阳道：“就是那个陈玄机的吗？”云素素道：“爹，你怎么知道他的名字？你和他谈过话了？”云舞阳沉着脸喝道：“你把那小子叫醒，唤他出来！”

云素素一泡眼泪，噘着小嘴儿说道：“孩儿收留的难道是什么坏人吗？爹为什么这样生气？有话明天再问他不行吗？”话刚说完，只听得房门一响，陈玄机走了出来，朗声说道：“不劳相唤，陈玄机来了！”

这晚正是正月十六，月明如镜，云舞阳打量了陈玄机一眼，心头一震：“这人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似的。”但自己多年不与外人来往，更何况这乳臭未干的少年。云素素急道：“爹，你好好问人，不要吓唬他，他刚刚伤愈。”

云舞阳道：“素儿，你走过一边，不要多嘴！”云素素从来未曾见过父亲用这样难看的脸色对她，满腔委屈，靠在一株老梅树上，几乎要哭出来，忽听得云舞阳沉声喝道：“你这小子好生大胆，是谁派你来的？”陈玄机道：“是你的一班老朋友，我的伯叔辈叫我来的！”的伯叔辈叫我来的！”

云舞阳眼光一扫，盯着陈玄机问道：“如此说来，令尊大人乃是我昔日的同僚了。咄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。他在张士诚部下是什么官职？”云素素大感惊奇：怎么父亲一眼便瞧出陈玄机的来历？她不知道陈玄机那件内衣上绣有一个雄鹰标志，当年张士诚的近身侍卫，衣服下都是绣有这个标记的。

陈玄机怔了一怔，手抚剑柄，退了一步，他给云舞阳看破了来历，早就准备云舞阳会突然动手，却不料他用这样的口吻与自己说话，似乎并未存有丝毫敌意。可是这一问却把他问住了，他的母亲从不曾与他谈起父亲的事情，他只知道他父亲曾替张士诚打过江山，在最后的一次长江战役中战死的，至于曾任何官何职，平生轶事，他一概不知，他怕惹起母亲的悲伤，也从来不敢多问。

云舞阳疑心大起，迫前一步，沉声喝道：“小伙子，你快说实话，我看在昔日同僚的份上，也许能饶你不死！”陈玄机怒气陡生，一声冷笑道：“你还有什么同僚之情？三个月后，你等着进京领赏去吧！”

云舞阳面色一沉，道：“我和罗大人的话，你胆敢偷听啦？”陈玄机道：“不错，一个字也不漏，都听见啦？”云舞阳喝道：“你到此意欲何为？”陈玄机道：“我受了师友的重托，要杀你这卖友求荣的不义之人！”

云素素这一惊非同不可，尖声叫道：“什么？你要刺杀我的爹爹！”但听得云舞阳仰天大笑：“你要刺杀我。”陈玄机道：“你狂什么，我纵然不是你的对手，也要令你知，天下有的是不怕死的人，你若卖友求荣，定为武林共弃，只怕在我之后，还有不少人要来行刺，你都杀得尽么？”

云舞阳打了一个寒噤，却仍是哈哈笑道：“一晚之间，竟有两个不怕死

的傻小子寻上门，英雄出于年少，果然不假。哈，你既要行刺，为何还不拔剑？”陈玄机道：“今晚之事，我与你自行了断。这位上官义士，要将我来交换剑谱，现在已用不着啦，你解开他的穴道，将剑谱还他，我甘愿舍了性命，与你一战！”

云舞阳又盯了陈玄机一眼，忽地笑道：“不错，你这伤是给武当内家掌力所震伤的，这个傻小子没有骗我。这倒奇了，他和你若无深仇大恨，也不至于下这重手，怎的你们却彼此为对方求情？”陈玄机道：“别的事，不用你管，我只问你，你放不放他？”

云舞阳冷笑道：“别人的事，也不用你管！”双目一张，杀气陡露，云素素一跃而前，尖声叫道：“爹！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陈玄机但觉掌风飒然，已到背后，急忙翻身拔剑，忽觉手所触处，空无一物，只见云舞阳手中多了一把长剑，倒持剑柄，猛的塞到自己的手中！

这一下手法快到极点，陈玄机心念方动，那把剑已递到自己的手中，只听得云舞阳低声喝道：“剑已送到，还不动手么？素素，退开！”衣袖一拂，将女儿拂出一丈开外，云素素从来未见过父亲如此生气，吓得呆了！

陈玄机到底是名家子弟，身手不凡，云舞阳虽是先声夺人，却也并未令他畏缩，他心神一定，剑诀一领，立刻一招“乘龙引凤”，刺咽喉，挂两肩，唰的扫将过去。不料云舞阳双袖一拂，身随掌走，迅若狂风，陈玄机一剑刺出，蓦地扎空，暗呼不妙，顿觉脑后生风，云舞阳在耳边喝道：“你这剑法是谁教的？”

陈玄机咬实牙根，哪肯与他打语，左手一领剑锋，“龙形飞步”，从敌人掌风之下掠出，猛地反手一剑，“金鹏展翅”、“猛鸡夺粟”、“白猿挂枝”、“野马跳涧”一招接着一招，犹如长江大河，滚滚而上，剑剑指向云舞阳要害，陈玄机的剑法学得甚杂，十三岁之前，是他母亲教的，十三岁之后，是他伯叔辈教的，那些人都是他父亲昔日的同僚，张士诚手下的武士，每人同凡响。

云舞阳双袖挥舞，把陈玄机的剑招一一化开，满腹狐疑，奇而问道：“你的武功比上官天野高得多，何以反被他伤了？”陈玄机不理不睬，一柄长剑霍霍展开，寒光闪闪，直如骇电惊涛，半点也不放松。但听得云舞阳跟着他的剑招叫道：“五禽剑法，青阳剑法，唔，这一招又是崆峒剑法了，可惜还未到家！这一招天龙剑的神龙掉尾，剑锋反削之时，还应稍慢一些，后劲才能长久！”

陈玄机每发一招，他都能说出派别招名，陈玄机一股锐气，也不禁为他所折，斗了三五十招，云舞阳忽地“哼”了一声，冷笑说道：“原来是我的一班老朋友合起来教你，怪不得他们派遣你来。只是彭和尚已死，石天铎逃得无影无踪，就是他们联手斗我，我亦何惧！你的剑法，在年轻一辈中算得上出类拔萃的了，可惜比起我来，那还差得太远！”

云素素见她父亲一面说话，神气越来越不对了，急忙叫道：“爹爹，你一向爱惜人才，就看在这一手剑法上，饶了他吧！”云舞阳又“哼”了一声，冷冷说道：“这班人处心积虑谋我，我今日若饶了他，再过十年，待他羽翼已长，未必肯饶了我！”蓦地身形一晃，呼的一掌拍到陈玄机面门，就在这一瞬间，云素素已是和身扑上，尖声叫道：“爹爹，你武功无敌天下，原来却怕他十年之后赢你！”

陈玄机但感云舞阳掌心沾到自己的太阳穴，却忽地掌力一松，只听得云

舞阳大声喝道：“饶你这次，你十年之后再来与我一决雌雄吧。若然不识时务，功夫还未练成，就敢再来行刺，那就是自寻死路了！”

猛然间只听得云舞阳叱咤一声，大手一伸，把陈玄机抓了起来，旋风急舞，喝道：“去吧！”往外一甩，陈玄机给他一抛，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但感地转天旋，登时失了知觉。有如腾云驾雾一般，但感地转天旋，登时失了知觉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陈玄机悠悠醒转，眼睛尚未睁开，一股醉人的腻香，已透人鼻观，陈玄机急忙叫道：“素素，素素！”一转身只觉所睡之处冰冷坚硬，全身骨节，隐隐作痛，哪里是云家房中的被软香温可比？陈玄机吃了一惊，睁开眼时，只听得一个柔媚的少女声音笑道：“什么素素？你梦见谁啦？”这少女是萧韵兰。

陈玄机这才发觉是处身石洞之中，奇而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在云家？”萧韵兰道：“我跟着你的蹄痕马迹，来到那儿，正巧碰着你给人抛出墙外。呵，原来那是云家，那老头儿想必就是云舞阳了？你真大胆，吓死我了！你和他交手了？”

陈玄机颓然卧倒，叹了口气，点了点头，想起自己从叔伯辈的悉心指点之下，若学了十多年的武功，人人都夸赞自己是后起之秀，却不料和云舞阳比起来竟是不堪一击，心中惶愧之极。但听得萧韵兰笑盈盈的赞道：“你真了得，着了上官天野那一掌，居然没有受伤，还能够和云舞阳交手，嗯，别动，别动，你虽然没有摔坏，也受了一点外伤，瘀积还没有完全化开，待我给你揉搓揉搓！”

陈玄机面上一红，掰开了她的玉手，低声说道：“不用啦！”萧韵兰不提起他的伤还好，一提起这事，不由得他又想起云素素来。想起她用父亲最珍贵的灵丹救了自己的性命，想起她给自己做小菜和玉米粥，想起她对自己信任不疑，竟然把世间最罕见的宝剑挂在房中，这一切都已令人感动，更难忘怀的是那蕴藏不露、只能令人心领神会的脉脉柔情。

萧韵兰越是对他亲热，就越发令他对云素素思念不忘！云素素就像幽谷寒梅，只淡淡的清香，便已胜似天桃艳李。萧韵兰察觉到他淡漠的神情，诧然问道：“你想什么？”陈玄机定了一下心神，怅然答道：“我在想念上官天野。”

萧韵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们两人真是一对冤家，见了面打架，离开了却又彼此思念。嗯，上官天野也正在找寻你呢！”陈玄机道：“我已见着他了。”萧韵兰急声问道：“在哪儿？”陈玄机道：“就在云舞阳的家中。呀，我而今才知道他是个至性至情的男子！”将昨晚之事，一一对萧韵兰说了，萧韵兰掩口笑道：“可惜上官天野没听到你这样夸赞他，更可惜你不是一个女子！”陈玄机正色道：“是呀，我若是女子，一定会喜欢他！”把眼偷窥萧韵兰的神色。但见萧韵兰低垂粉颈，薄怒佯嗔，啐了一口道：“你这人真是，别人对你、对你……你却、你却……”

陈玄机急忙打断她的话道：“我真的很想念上官天野，他为我而落在云舞阳手中，叫我怎能心安？”萧韵兰道：“云舞阳这样厉害，咱们就是舍了性命，也斗不过他。你不如安心静养，好回到武当去报信呀，就让那些武当山的老道士斗一斗云舞阳吧，你不可再冒险行刺了！”

陈玄机暗为上官天野叹息，心道：“上官天野对你痴情一片，难道你竟无动于衷？”萧韵兰见陈玄机久久不语，呆了一会，柔声问道：“你肚子饿

吗？我给你烤两只野兔。”陈玄机欠身欲起，正想说自己身体没事，不必劳烦，见萧韵兰已走出洞口，想了一想，终于让她去了。

那山洞是两块大石合抱而成，从洞口望出，但见明月皎皎，原来又是第二天的晚上，陈玄机站了起来，活动一下筋骨，缓步走出石洞，倚着岩石，疑望山顶那几栋房屋，云素素的歌声舞影重泛心头，又恍似她就在那峰巅上向自己远远招手。

陈玄机叹了一口气，心道：“可惜她是云舞阳的女儿，呀，我还想着她干么？我武功若未练成，怎能踏进那座屋子？呀，难道真是要十年之后才能见面？”想起十年之后，自己也未必斗得过云舞阳，心中更为怅惘，忽地又想到：“不知她可思念于我？若是她也思念于我，我真愿意再冒性命之危！”黄仲则诗道：“如此星辰非昨夜，为谁风露立中宵？”陈玄机比黄仲则（清诗人）早生了三百多年，当然没有念过这两句诗，可是这感情今古相通，陈玄机这时心中所想的，除了云素素外，更无杂念，夜冷风寒，他中宵独立，一点也不觉得，敢情竟是想得痴了。

忽听得一声长嘘，远远传来，有人在山峰上放声歌道：“百战归来酒尚温，繁霜侵鬓转消沉。金戈铁马当年恨，辜负梅花一片心！”陈玄机吃了一惊，这是云舞阳的歌声，激昂而又沉郁的歌声！这么晚了，他还未睡？难道他也在想什么心事么？一抬头只见山峰上一条人影，向南面疾驰而下，转眼之间，就不见了。

陈玄机呆了一会，想不透云舞阳何以深夜下山。他身不由己的向着山上的云家走去，忽又听得琴声阵阵，从山峰上飘下来，呀，那竟是云素素的歌声！晚风吹来，歌声隐约可辨，她唱的是：“皎皎白驹，食我场苗。絜之维之，以永今朝。所谓伊人，于焉逍遥。皎皎白驹，在彼空谷。生刍一束，其人如玉。毋金玉尔音，而有遐心！”这是诗经中《小雅·白驹》一章中的两节，乃是送客惜别的诗，上一节是客已到而挽留，下一节是客已去而相忆。陈玄机听得痴了！